

白日梦

7 1 D S | 罚罪者 |

老 谭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白日梦

7 1 D S | 罚罪者 |

老 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日梦：全2册 / 老谭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94-2360-3

I. ①白…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16763号

书 名 白日梦

作 者 老 谭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 晨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60-3

定 价 68.00元 (全两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001
chapter 1 高空惊魂	007
chapter 2 DC心理健康研究所	020
chapter 3 纽约地铁枪击事件	038
chapter 4 绑架者	054
chapter 5 码头上的罪恶	072
chapter 6 蜂巢里的秘密	091
chapter 7 完美离间	105
chapter 8 恶魔终结者	124
chapter 9 “心立方”血案	143



chapter 10	神秘孤岛	158
chapter 11	恶魔的动机	176
chapter 12	心理较量	192
chapter 13	台风	209
chapter 14	玉石俱焚	228
chapter 15	七个替身	245
chapter 16	小艾伯特实验	261
chapter 17	死而复生的幽灵	277

黎明时分，冷清的纽约街头，在熹微的晨光中清醒。

几米开外，几栋坚硬的大楼之间，一个瘦削的身影慢慢走出来。从身形看，这是名男子，而且是一个右腿稍微带点残疾的男子。这从他走路时一高一低的肩膀可以看出来。男子的面部掩映在黑暗中，只能看见大致的轮廓。脸颊瘦削，双眼深陷在脸颊里。他斜挎着背包，从大楼之间穿过，走到街上，站在马路边，百无聊赖地朝四周看了一眼，随手拦下一辆棕色出租车，猫腰钻进了后座。

“机场！”男子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之后就像被封住了嘴，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是扭过头去，呆呆地望着窗外，像在思考，又像什么都没想。那张脸无比苍白，黯淡无光。

雨水在车窗外肆意飘飞，打湿了玻璃，一颗一颗，如同印在脸上的泪珠。

很快，出租车离开闹市区，又开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了川流不息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大桥两边的风景很美，碧蓝的海平面像巨大的地毯，一直延伸到了视线之外的世界。男子却好像全无心情欣赏，脸色阴暗，看上去一直是那么的平静，像极了这场柔弱细腻的小雨。

终于，此行的终点站肯尼迪机场到了，男子终于从窗外收回目光，然后付钱下车，抓起背包，双手插在浅色夹克口袋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向机场大门。

机场里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一切看上去井然有序！

排队领取登机牌的人像一条长龙，每条长龙边上都有几个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他们的眼睛如同刀锋，正在谨慎地打量着每一张面孔。

在排队换取登机牌时，男子拿出了身份证，上面显示他的名字叫大卫。

值机是位四十来岁的黑人女士，她接过身份证，习惯性地盯着大卫的脸打量了一番。

“去上海干什么？旅行还是公干？”值机盯着他的眼睛问，好像要把他看穿。

“旅行！”大卫这样简单回答时，没有任何不适感。是的，在他的意识里，此行去上海，就是为了旅游。

“祝你一路顺风！”值机把身份证还给大卫，大卫面无表情地从值机手中接过证件，然后通过安检通道，来到了候机大厅。

两个小时以前，淅淅沥沥的雨水悄然而至，将还在沉睡中的人唤醒，准备出行的人已经早早地等候在了这里。

机场广播里正在不间断地用多种语言播报新的航班起飞时间，提醒乘客准备安检登机。

在蚂蚁一般爬行的乘客中间，大卫看上去毫不起眼。这个出生于英格兰的男人，身体里是正宗的英国血统，尤其是那双蓝色的眼睛，仿佛玛瑙，浅浅的络腮胡为那张英俊的脸增添了几分无与伦比的忧郁气质。

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他坐在长椅上，微闭着眼假寐，双手紧紧地扶着挂在胸前的浅色背包；那谨慎的姿势，感觉包里好像装着宝贝似的。

在他左边的位置上，是一位戴着白色耳机听歌的老妇。身材雍容的妇人，头发全都盘在头上，虽然年纪看起来偏大，但仍然很时髦。她双腿伸直，整个身体斜靠在长椅上，堆在脸上的肉，令她看上去就连呼吸都异常吃力。

大卫并没有刻意观察周围的环境，但他知道坐在自己右边的是个小男孩，孩子的右侧是他爸爸。父子俩看上去关系不错，偶尔还互相逗趣一番。孩子的笑声不自觉地钻进大卫耳朵里，大卫的表情却平淡自如，好像他与外界之间有一面无形的屏障。

孩子的动作幅度有时候过大，肢体偶尔还会碰到大卫的胳膊，但是大卫一动

不动。

他像座没有知觉的雕塑，正在安静等待登机的广播，突然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电话那头无人说话，但是从耳机里传来节奏异常清晰的敲击声。

那是手指敲击话筒的声音！

大卫冰冷的表情瞬间变成木偶一般，只是呆呆地瞪圆了眼睛，良久都没有眨一下。大约十秒钟过后，他的意识突然在敲击声中慢慢变得模糊，双眼开始迷离。他此时的样子，像极了一个昏昏欲睡的婴儿。

“马格斯，表演时间到了，马上去卫生间，打开第三扇门，在马桶的抽水箱里，已经给你准备了你所需要的所有物品！”那个声音像有一股巨大的魔力，令他无从拒绝。

被唤作马格斯的人正是大卫，他猛然睁开眼，什么都没说，便毫不犹豫地离开座位，径直走向不远处的卫生间。

这一切，仿佛是事先排练好的。

奇怪的是，之前的大卫，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但此刻走路却变得正常了。

这个时间，卫生间的人三三两两。

卫生间边上是抽烟室，抽烟室里的人比卫生间还要多。

马格斯中途没有任何停留，按照指示径直找到了第三扇门，确定里面无人之后才推门而入，然后反锁，打开抽水箱，见到了用塑料袋封装起来的一把手枪和一颗炸弹，还有一个引爆器。

他盯着这些东西看了半晌，脸色看上去如此严肃和冷静，像一个老手，没有丝毫犹豫，连续拉动枪栓，检查无误之后，将手枪插在腰间，又把引爆器放进口袋，最后才小心翼翼背起藏着炸弹的背包，故意按下抽水马桶，哗哗的水流声响起时，转身出门。

广播里正在通知前往上海的乘客准备登机。

就在他离开的两分多钟，大厅里仿佛又多了不少人。

马格斯像个普通旅客，平静地走出卫生间，站在门口，机警地左右看了一

眼，很快融入人流当中。

“不要紧张，照我的指示去做吧，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放心，绝对没人会注意到你，马上站到队伍中去，然后开始倒计时，当听到我数到一的时候，启动引爆装置。好了，倒计时马上开始，十、九……”那个声音几乎完全占据了马格斯的脑子，大卫神情木讷，当听到“一”的时候，他按下按钮，可是，跟预计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什么都没发生，没有爆炸，也没有喧嚣……

那一刻，全世界仿佛就剩下他一个人。

马格斯有些发愣，再次连接了几下按钮，炸弹依然没有爆炸。

这是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情急之下，马格斯打开背包，露出了炸弹，看着安静躺在背包里完好无损的炸弹，露出了惊诧和异样的表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关键时刻，炸弹为什么无法引爆！电话那头的人没听见原计划应该传来的爆炸声，所以也无从看到期待的爆炸现场。他眼里闪烁着阴冷的光，紧握着拳头，情绪变得异常不安。

马格斯像个木头似地杵在原地，一脸茫然。他身边的乘客对他刚刚所做的一切全无察觉，但他的一举一动已经完全暴露在机场保安室的监控里，负责监控的人看到包里疑似炸弹的东西后大惊，随即用对讲机向外面大厅的保安发出了警告，所有保安第一时间向这边迅速包围过来。

“既然任务失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耳机里的那个声音虽然听上去无比沮丧，又显得如此低沉和不堪，但仍然不容他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这时候，附近的保安已经悄然围拢。

马格斯在收到指示后，毫不犹豫地拔出了枪，然后举起，瞄准太阳穴……

最先发现异样的是马格斯身边的人，当他们看到举着枪支的马格斯时，同一时间发出了惊呼声，然后像受惊的鸟兽四散逃窜。

现场瞬间变得一片混乱。

直到此时，其他乘客才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纷纷惨叫着四下躲避。

砰——

马格斯正要开扣动扳机，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令他的脑子嗡嗡作响。

一声枪响，子弹正中马格斯握枪的手，鲜血喷了他一脸。

他情不自禁地松开了枪，枪掉在地上，又被及时赶到的安保人员一脚踢远。

“不许动，快抓住他……”

马格斯隐隐约约听到了这个声音，很快就感觉自己被人重重地推倒在地。

压着他的人身材高大魁梧，像一座大山，将他整个人罩在地面，几乎令他喘不过气。

他的脸贴在冰冷的地上，咧着嘴，头痛不已，耳边是疯狂的叫嚷声和急促的喘息声。

紧接着，他感觉自己挨了重重的几脚，而且是身体的要害部位。

痛，无比钻心的痛，迅速传遍全身。

他已经很久没感觉到肉体的痛苦了，麻木的躯壳就像是钢铁做的，冰冷而僵硬。

所以，他笑了，很久没笑过的他，眼里居然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他的脸颊又挨了重重的一脚，瞬间感觉脑袋脱离身体飞了出去，一阵眩晕。

幸好，他还有知觉，或者说是痛觉。

透过被鲜血染红的双眼，朦朦胧胧地看到无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很快，他的双手也被反绑住，感觉胳膊像被折断了。

他突然想站起来，于是下意识地挣扎了几下。可是，他的这个举动换来了更为残酷的打击。不知是谁按住他脑袋，使劲拍在地上……

也就是被这么一拍，片刻之后，他的思维好像突然从另外一个世界被人拉了回来。

他瞪着眼，诧异地打量着周围的情形。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些人为什么要抓我？

大卫从马格斯的世界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努力想找到答案，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

他慢慢仰起脑袋，看到了一张肥硕的面孔，那张面孔的肉好像在抖动，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叫声。

大卫只看到他的嘴在动，却听不见他在叫喊什么。

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后背，似有无数只蚂蚁叮咬着他的身体，他颤抖着，抽搐着，终于无力地合上了双眼。

一架A380客机在云层上平稳滑行，机窗外飘浮着棉花一样的云朵。

这架全球最大的民用客机，机舱内有足够的空间设立卧舱、商务中心、健身房、医疗中心、图书馆、餐厅及酒吧，令乘客恍如置身豪华游轮。

对很多人来说，时间和空间的交替会改变自己的情绪，尤其身在这样的高空，各种错觉会纷至沓来。

龙飞也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他很怕乘坐飞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宁愿选择别的出行方式。所以，在乘坐飞机的每一分钟，他的心都是悬着的，只要稍微有颤抖，他都会紧张地闭上眼睛，尽量控制心跳的平稳。

他的这种表现，还得归咎于小时候的经历。

在龙飞五岁时，他父亲前往武汉出差，飞机降落前几分钟发生故障，掉入长江，无人生还。

那次空难，像噩梦一样始终萦绕在龙飞心头，陪他度过了整个灰色的童年，甚至患了恐高症。

长达数小时的飞行，绝大多数乘客都昏昏欲睡。

不过万幸的是，今天天气不错，阳光从机窗外照射进来，机舱里暖融融的。这种感觉令龙飞紧张的心境有所改善。他尽量去想那些美好的事情，虽然在他记忆中，美好的事情少之又少。

这种气氛，倒是令龙飞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

他不知什么时候也睡着了，但突然感觉飞机一沉，然后解体，所有乘客被吸了出去，飘在空中……

他被惊醒，睁开眼，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这才舒了口气，重新闭上眼睛，靠在舒服的座椅上，轻轻揉了揉太阳穴。

在他身边，是与自己同行的安东海。

他看了一眼身边陷入沉睡中的安东海，不禁想起了此行的目的。他与恩师陈彼德一别多年，平日里也只是偶尔电话联系，没想到这次飞去美国，却是为了求恩师帮忙解决一个自己暂时还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安东海右侧，靠近机窗的乘客，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长发男子，男子的半张脸都被长发遮住，只露出两只眼睛。

龙飞欠身时不经意地看了男子一眼，在他印象中，这个人和安东海一样，自从上飞机就在睡觉，好像连水都没喝过一口，甚至睡觉的姿势也一直没变。

他的目光又停留在了安东海脸上。

安东海熟睡中的表情像个婴儿，一动不动，安稳而恬静。

其实，龙飞的内心是无比痛苦的，一上飞机就催眠安东海，这是自己极不情愿的做法。可是，安东海的人格分裂症状越来越严重，如果自己不这样做，清醒状态的安东海会每时每刻都活在痛苦之中，还可能会在飞机上做出出格的事。

再坚持几个小时吧，等到了纽约，见到了我的恩师，也许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龙飞这样想的时候，已经不打算继续睡觉，但是睁着眼睛，时间仿佛凝固，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

他随手翻了翻杂志，内容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多是给客人推荐的旅游胜地，但也插入了一些高档轿车的广告。他对这些内容毫无兴趣，很快又放下了。

他不得不再次闭上眼睛，打算用继续睡眠的方式消磨剩下的时间。虽然他很难再真正入睡。

“女士们、先生们，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飞机将到达肯尼迪机场……”空

姐甜美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溢满了整个机舱，不少熟睡中的旅客在广播中睁开眼睛，安静了许久的机舱，再次涌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龙飞一直没能再进入深度入眠，此时被空姐的声音叫醒，才发现安东海的脑袋靠在了自己肩膀上。他直起身，帮忙将安东海的头恢复到正常姿势，然后起身走向机尾卫生间的方向。

他上飞机到现在，几个小时的行程，一直没上过卫生间，这泡尿快憋坏他了。

方便之后，他又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这段日子以来，他都没怎么休息好，眼圈发黑，整个人看上去瘦了一圈。他理了理略显凌乱的头发，又长长地吁了口气，尽量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些。

几分钟以后，龙飞正要打开门走出去，突然机舱里传来惊呼声，紧接着出现令他大跌眼镜的一幕。

他从门缝里看到一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拿着枪的亚裔女人。

女子用枪挟持着近前的一个孩子，要挟所有人不许动。

孩子哇哇大哭，母亲在一边哀求女子放了孩子，但是女子无动于衷，面若冰霜，眼里闪着寒光，挥舞着枪口，让机长出来说话。

女子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怪的，但因为使用的是英文，所以龙飞无法分辨女子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龙飞从虚掩的门缝心情忐忑地看着女子，曾经当过警察的他，虽然已经很久没处理过类似的危机事件，但心里此时仍忖度着自己该如何去做。

在高空飞行，不少乘客心里本来就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没想到又会遭遇劫机事件，某些心理承受力不够的乘客，此刻已经双腿发软，闭着眼睛，在胸前画着十字，或者念念有词，祈求上帝的保佑。

机长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大约五十来岁。他在得知飞机被劫持后，第一时间跟塔台取得了联系，然后才走进机舱，示意女子不要乱来，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跟他谈。

“我要你马上打电话给美国警方，我要跟他们直接对话……”女子使劲抓着孩子，孩子瞪着惊恐的眼睛，哭声越来越小。他妈妈眼里也溢满了泪水，站在过道中央，面对着被挟持的孩子，除了哀求之外毫无办法，浑身颤抖，都快站立不稳。

机长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也许是数次的高空飞行经验，或者是遭遇过类似事件，以至于他在面对握枪瞄着自己的劫机者，也能保持脸色平静，泰然处之，不急不慢地说：“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请先放开孩子，你要相信，现在只有你手里有武器，整个飞机和所有乘客都是你的人质，没人敢乱来。”

女子听了这话，也许觉得有几分道理，不由自主地朝四周望了一眼。

机长以为自己的话打动了劫机者，又趁热打铁地说：“我不管你有什么诉求，但我身为机长，必须要对机上所有乘客的性命负责，所以只要你放下枪，我一定会按照你的吩咐打电话。”

女子突然扭动着脖子，像在抽搐似的，继而愤怒地吼道：“我的话不会再说第二遍，请你马上打电话，要不然我杀了孩子，杀了这儿所有的人，然后让你跟你的飞机一起见鬼去吧。”

不少乘客的目光都转向了机长，那些目光很复杂，除了惊恐，更多的则是乞求。

机长当然也明白乘客的意思，沉吟了片刻，然后耸了耸双肩，无奈地叹息道：“好吧，你跟我来。”

女子似乎想确定自己的处境是否安全，于是再次挥舞着枪口，转过身去，枪口扫过每一张面孔，突然朝着卫生间的方向停了下来。

龙飞心里咯噔跳动了一下，他明白自己被发现了。

女子咔咔地扭动着脖子，枪口对着龙飞的方向，良久都没动一下。

她示意龙飞走出来。

龙飞顿了顿，打开门，站到了走道中央。

女子的枪口指着龙飞，眼里的表情时明时暗。

龙飞在此之前已经暗中观察了女子许久，此时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

睛，隐隐发现一丝不对劲。

“不要伤害我的乘客。”机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女子却依然无动于衷地拿枪指着龙飞，握枪的手像僵硬的钢铁，似乎随时都要扣动扳机。

机长向前迈了一步，带着威胁的口吻再次说道：“罗瑞娜，请你不要伤害我的乘客，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你想跟美国方面通话，我可以立即满足你的要求。”

原来，罗瑞娜是这个劫机者的姓名，这是塔台刚刚传递给副机长，副机长又传递给机长的信息。

谁知这个叫罗瑞娜的女子听到有人喊出这个名字时，却突然厉声反驳道：“你弄错了，我不叫罗瑞娜。”

“可这明明是你登机时的名字。”机长这样说的时候，女子的瞳孔瞬间收缩，继而眯缝着眼睛，自言自语道：“我不叫罗瑞娜，我不认识什么罗瑞娜……我记得了，我是卢娅……对，我是卢娅……”

机长还以为自己弄错，露出了狐疑的表情。他此时在想，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

龙飞安静地看着女子的表情，心里开始犯嘀咕，从他的专业知识出发，眼前这个劫机的女子，刚刚一系列的行为变化太过反常。他不经意地看向自己的座位，以及还在沉睡中的安东海，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推测。

不会这么邪门吧？龙飞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肯尼迪机场的炸弹袭击，嫌疑人的行为举止也因为太过反常，后来被送去了心理疾病治疗中心，虽然没对外公布具体的结果，但他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

“不，我不是罗瑞娜，我叫卢娅。”女子再一次叫喊起来，突然发狂，双眼血红，不停地挥舞着枪口，做出要扣动扳机的样子。

飞机突然之间发生颠簸，一开始很小，但几秒钟过后颠簸幅度越来越大，像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乘客发出了惊慌失措的惨叫，各种哀号和求救声融在一起。

紧接着，机舱里的行李箱自动打开，座位前的氧气罩也纷纷脱落出来，可不少乘客已经因为颠簸而离开座位。

机舱里的灯灭了，瞬间陷入一片昏暗之中。

“很抱歉通知大家，飞机刚刚遭遇了巨大的积雨云，发生连续颠簸，也许要持续几分钟，请……请各位乘客回到座位，戴好氧气罩……”广播里传来空姐断断续续，非常吃力的提示，可是已经没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会儿还能站稳脚跟，或者还坐在座位上的人只能说是有着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机长倒下时，脑袋撞在座椅上，差点晕过去。

这会儿，本来就非常恐高的龙飞，已经出现轻微的心悸。他使劲捂住自己心脏的位置，脑袋里嗡嗡作响，甚至感觉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了。

“你是一个当过警察的人，又是一个心理医生，你必须保持镇定，必须保持镇定……”他默默地念叨着，没想到这种念叨还真起作用，虽然心跳仍然厉害，但脑子却瞬间冷静多了。

他的这种自我调节法，其实也是在当警察的过程中慢慢养成的，无数次面对罪犯和危险，他都只能用这种办法强迫自己冷静，提醒自己是一个警察。

片刻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呼吸也开始变得平稳，于是紧紧地抓着座椅，双眼在黑暗中搜索劫机者。很快，他看到了目标，目标此时已经松开孩子，孩子趴在过道，双手紧紧地抓着座椅。

劫机女子突然被行李箱里掉落的货品砸中握枪的手，枪掉落，不知滚到了什么地方。

龙飞借着抓住座椅的力量，循着目标摸索过去。

飞机仍在颠簸，而且越来越严重，似乎随时都会散架。

龙飞站在过道里，脑子里一阵眩晕。他屏住呼吸盯着前方，眼看着劫机者也正在全力想站稳脚跟，于是使出浑身力气一个箭步窜了过去，紧抓着女子的胳膊，然后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看着我的眼睛，刚刚正在发生的事都与你毫无关系，你要记住，这一切都是假象。闭上眼睛吧，美美地睡一觉，然后